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三十一回 李憲章力勸司田人 琴小姐終始璞公子

話說司田人央求兩個公人，走入西山谷中，行不上十里，山回水轉，便至一所修竹茂林的山莊來了。遂即向前扣柴門，忽聞犬吠之聲，見一個紅襖短髮的小童開門出來，陪笑相問。田人一一說了，只見李憲章頭戴小圓帽，身著寬袖衣，慢慢的迎出來相見。田人此時正在困苦之中，是牽累官司的人，見李憲章不忘舊誼，以禮相見，心中大喜，深深作了個揖，攜手入院。但見：荆門嚴緊，竹路彎轉。新開鮮花，蔓籬懸牆之上。晚落枯葉，擁集土階之下。數椽茅屋，外觀樸而內工精，殊非農夫之所造。四壁紗窗，遠看粗而近視美，蓋係墨客之巧工。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。若非隱君子之所居，定是顯貴人之別墅。

李憲章與田人，入茅堂坐下，先自寒暄了一番，再問他遭事之故。田人便將前番被盜及再次屈枉之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李憲章搖頭噴噴。又問及將欲如何處時，田人道：「我自思捫心無愧，待見了賁老爺，據理說實話罷了，他豈不辨曲直，便動起刑來不成？」李憲章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你雖不曾做窩主，藏過贓物卻是真的，倘或審了出來，只怕不能輕恕。我既與你相處有年，自然有為你分憂之義，斷無坐視之理。待我明日入府，與你分說，解此冤屈。只因你無故去隱居，使人人疑心，只當你行徑可疑，更兼如今出了這般事體，憑誰也得細審一審了。這些事也只好都保在我身上。但有一件，你再不可往山野隱居去。這一所院落，原是老爺為我避居喧鬧而建的。想我那裡有這般清福，況且我也離不得府裡，再說自耕自食也是大苦事，還是不如吃現成的好，所以索性將這院舍讓給你，我依舊進府。如此一辦，一則你可免去身臨市井徒受啐面之辱，再則也可釋去居山谷而惹人疑為賊窩之嫌隙了，這豈不是兩全其美的法子？」

田人原一見此莊，即已垂涎，今忽聞此言，驚喜非常，只不知是真是假，只說了一聲：「待事畢再議。」李憲章殺雞治酒款待田人。夜晚閒話中，田人問道：「近來老爺還惦念我不了？」李憲章道：「老爺的心倒還未變，常說：自你去後，因不得聞過，這二年中間，不知做錯了多少事，田人在時常提醒著，使我不致獲罪於先祖，遺禍之子孫。又追念你如藥似石之言，把你住的屋子名之為『奈何齋』了呢。」田人聽畢，方厭惡起自己往日無知的行徑，悔恨去的不合世情。也因二人分別數年相逢，若說李憲章他鄉遇故知，而司田人正在困頓之際，倒似酷暑逢甘雨了。二人直說到夜半方寢。

次日，李憲章早起往賁府去了。田人獨自一人留在院內，信步閒看，只見各處修造得極是悅人心意，正是文人耕耘之地。心中自付道：「他既得了這般一個樂境，豈有自己不用，白白讓與他人之理，這也只是妄談罷了，不可信以為真。」正自顧盼時，只見忽然走入一個公人來了，田人當是來捉拿的人，不覺大驚，及細細打量時又似見過面的。猛然想起，卻是舊年去放他排頭的那個公差，遂慌忙相見。那人自袖中取出兩包銀子道：「去年先生求我，為免公差與我的這一百兩銀子，因不曾破費，事已辦妥，如今先生又要見賁老爺，如果賁老爺知道了，我們是擔不起的。所以將原銀奉還，但求先生得地之後，且莫提起這事。」田人驚異不受，叫他拿去用時，那人執意不從，放在桌上，說聲「得罪」，便出去了。田人詫異道：「豈知衙門公差中，也有這般好人。」

正在驚疑不定，只見幾條大漢自外邊推開門，昂然直入。田人抬頭看時，也似認得的，直嚇得魂不附體。那一群人，原來是半年前舉火行劫的強盜們，也向田人舉手道：「故人別來無恙？」田人此時已心膽俱裂，不知他們在官府押著，如今做眼來捉拿自己的，也不知是他們私自逃出來，尋求藏躲的。正自發怔時，那些好漢們道：「田先生許久不見，不認得我們了？」田人聽了，不寒而慄，只得說道：「未敢相認。」大漢們道：「豈有不認得的理，便與你說了實話吧，我們此番前來，原是好心，並無歹意。先前劫掠你時，並不曾知道尊名，只當是慳吝可憎的山野富豪，劫得貴庫一空了。後來有幾個弟兄被獲，又因未知詳細，牽連了先生，以致被拿了。我們近日來求告官府，尋找解脫時，方知先生乃是賁侯之密友。當日得罪了先生，今已追悔不及，所以特意尋來，一則陪罪磕頭，再則為將所劫之物如數返還。我等乃是山林莽夫，有眼不識大賢，懇乞笑留原物。」說罷，不待田人答話，將幾個大包裏都擲在面前，一齊揮手出了大門，不知去向。

田人見這般光景，越發愁上加愁，疑中生疑，道：「他們雖眼前漏了網，終有被獲之時。我又與他們見了這一次，倒是為害不淺。況且這些失落之物，豈有不首官府，不與人聞，暗自賊盜手內取還之理。倘或如今在押之賊說出這些情由，官府追查起來。如之奈何？送官的是？還是藏的是？」想到這裡，真個是萬千難處，左思右想無法處置。只得關緊籬門，袖手悶坐。正無可奈何之際，忽聞人馬喧闐，一人捶門叫道：「老爺來了。」

田人原是犯人，亦且又有了這許多證據，如今聽敲門聲，自然驚慌，心中焦急：「如有人進屋裡來，見了這些東西怎麼處，欲待移動移動，也不知那屋何處可藏東西。」正四處探尋時，但聽捶得門響聲如雷，叫：「老爺快到了，快開門！」田人忙上山莊高處一看，只見遠遠的一群車馬，沿著大路上來，心中愈覺窘急：「倘或賁老爺進來，見了這許多的大包袱，以致忽然翻臉，當做拿了賊贓明證，如之奈何？」料想此事凶多吉少，直急得汗流如雨。

且說，門外那些人，等得不耐煩，搬開了門躡進來道：「先生這是甚麼道理？我們老爺同著眾位老爺都要來望你，你卻為何做出這般牛心事來？」田人越發疑惑起來，想道：「我乃是犯人，官府不加刑便是萬幸了，豈有審官來望犯人之理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車馬早到門前，賁老爺下了車，左右有史經濟、李憲章二人相伴，身後眾貴公相隨，一徑走了進來，都是田人往日相善之好友。田人見他們面色倒皆從容安閒，似無為害之意。無奈何，只得正了正衣冠，忙迎了出來。自不敢有昔日相與之態度，見了賁侯便跪下磕頭，賁侯大笑，忙向前扶起，進入草堂，田人又一揖過了眾友。

賁侯但說別後相慕之情，並不提及賊案一事。田人正驚異時，少刻，又擺上酒宴來了。田人一日之內，遭此三件奇事，覺得如在夢幻之中，真個是禍福齊至，喜危同遇了。自家揣摩了半日，終不能解。待吃過了三杯，方定了性，吃到半酣，便膽壯起來，忍不住先自發話，將本日之事迹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衙門中也不可謂無好人，綠林間一般也有英雄好漢呢。只是賁老爺昨日如何那般自尊，而今日又如何這般謙恭起來了？只此一件，犯人所未知者也。」眾人聽了此話，都大笑起來。

賁侯起身，親手斟上一杯酒道：「先生請酒，前前後後多少事，都在這杯酒內。」田人不解其意，不敢便接，再三欠身推辭。登雲先生史經濟，從旁笑道：「司公你且先接了酒，老爺此酒內有三件事，一則慰你驚恐，再則釋其強逼之過，三則賀你得了資產。」田人只得接了酒，吃一口，即又追問其故。李憲章在旁，搖著扇子，從頭說出了這一段公案。

原來因賁侯思慕田人不已，後又見他招而不至，故李憲章獻計：軟勸不如硬諫，他既欲享林泉之樂，且由他去。待他嘗了嘗山野之苦，若仍不回頭時，只得使晉文公訪賢之法，不得不用焚山燎石，強求介子推之計了。所以先使縣役，委以賤差，費其銀錢。次後又遣人驚擾，收其財物；又恐他不回頭，留了遺物，伏下了禍根。料定他到困苦之極，必來告求。豈知他依舊不改拗性，所以第三回便戲以苦計，輕輕的拘了來了。眾人之意，本要牽他往街市，令幾年年青狂徒啐面辱之。但賁侯不允，並事先又替他預備下了院舍良田，不獨內有款待賓客及內眷居住之室，又有飼牛拴驢之棚及雞舍狗窩，無不建造齊備。然後行了李憲章之計，取到這裡來的。再說午前那兩件奇事，也都是他們所施之計。特地送還失物，使他看了，化大驚為小疑。及見面之後，說明了原故，變小喜為大喜之法。

當下，李憲章將這些事情，夾戲襯諷的細細說了一遍。田人聽罷，如醉方醒，如夢初覺。待要生起氣來，他們本是出於好心，亦且所建院舍，所備田畝，比自己的高上三倍，猶似可喜。若說不生氣，他們所施之計所做之事也忒毒了，況且更兼想起昨日索拿跪審之事，其實又羞又惱。遂往後一仰，倒在椅子上，大聲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又道：「我自居林泉以來，兩年半中，不曾得一日安閒，遭了三番大災，遇了幾番驚恐，況且一次險似一次，我只當是古之世外仕宦，山中君子，洵非俗世庸人，這等枕雲過溪之樂，乘牛擊木之喜，皆由先天定數，倘或前生無分，山水煙霞之景，均可致人以患難矣。誰知原來是你們施此奸謀詭計的。」眾

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。大家快樂歡飲。田人吃得大醉，舞蹈喧歌，飲至夜半方散。

次日早將田人妻兒箱籠及牛羊家畜等搬了過來。田人大喜，自是闔家消受現成之福，不提。

從此，賁侯喜得聞過，常來與田人盤桓，其餘諸公也時來閒話。田人亦感其賢已，凡不合尊卑之禮，有礙名分之事，莫不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賁侯又將「奈何齋」匾額，移來懸在這裡，不時前來，數日相伴，不下山去。今世如田人之友，雖百內存一，然似賁侯，富貴而不驕，但願聞忠言，為友慮之徹，疏而不變心，違心而不忘情者，雖千萬人中未必有一人矣。所難得者願聞過也。《一層樓》一書，庶免後世單壇拭幾，賴有此一段故事也。

一日，賁侯自山莊歸來，入內與金夫人閒話中問道：「這幾日媳婦如何不見？」金夫人道：「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，說是月信不來已兩個多月了，請王大夫診視了，說是『脈息不明』呢。幾日來，一到下午便不願動彈，話也懶得說，只說眼睛脹痛。所以我已吩咐：不必按禮，也免了他晨昏定省，好生養著身子，老太太、老爺問時，我替回復。我又吩咐璞玉別勞動他，別讓他生氣，靜靜的養養就好了，想甚麼吃到我這裡來取。他若有個三長兩短兒，這麼個性情兒，這麼個聰明的媳婦，白日裡打著燈籠，只怕沒處找呢。我們媳婦的寬柔和平，敬謹為人，內外親友那一個不借愛呢，所以我心裡也有些不安。」賁侯道：「依你這麼說，媳婦莫不是喜罷？沒來由別只管吃藥，倒是常喝些燕窩湯的好。只是自姑娘出了嫁，如今已有兩年了，至今還不曾去人探視，我本欲在這兩日內，遣璞玉前去，若是媳婦又這麼病著，如何使他去得？」金夫人道：「我也料著是喜，玉兒去也不妨，多則半月內就回來了，此間不是還有我照應著嗎。」賁侯點頭，遂喚璞玉來，命往建昌地方探望姐姐去。

璞玉領命出來，回到屋裡，蘇已問道：「老爺叫去生氣了不曾？」璞玉搖頭道：「不曾，只叫我往建昌探望姐姐去呢！想來你身上有病，如何擱下去得！」說畢，長歎一聲。蘇已執著璞玉手道：「大爺不必傷心，我的病也不甚重，你去也不過幾日內就回來了。一則父命至重，再則看姐姐也是要緊，我那裡就至死了呢。」說著不禁流下淚來。璞玉忙替他擦著眼淚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別愁悶，我去也不過十幾日就回來了。」蘇已強支著病身起來，與雙慶、雙貴等，預備了璞玉的衣服穿戴一應用物。

臨去之前，璞玉又恐蘇已孤悶，央了熙清過來同住，又再三叮嚀了福壽當心服侍等事。少年夫妻，自相遇以來，又是分外親熱的，離別之晨，不免兩下傷心了一回。至介壽堂後，老太太又教璞玉道：「到了那邊也不必耽擱多日，你媳婦也病著，問了他們安好，即便回來。」璞玉答應了。別過老太太、金夫人出來時，蘇已扶著福壽送至垂花門而回。

到外頭見了老爺，又復領命，帶了僕從們出來。離家時雖與蘇已不忍割捨，起程之後，一則因想念德清多日，再則又可見琴、爐二人之面，在路趨行，一日便到金紹家來了。

且說，德清夫妻已知璞玉來，那日迎出儀門，彼此相見。德清拉著兄弟手，無語流淚，璞玉也悲喜交集。入房後，德清跪請了老太太、老爺、福晉姨娘安，再問了闔家大小的好。璞玉也問候了姐夫、姐姐。姊弟二人，兩年來得相見，歡喜談笑之情，也難盡述。那金紹也是和順君子，與璞玉無不情意相投。

晚飯後，姊弟二人燈下敘家常時，德清問起：「聽說你的媳婦為人賢德，其實怎麼樣？熙妹妹又小，二人可和睦不和睦？」璞玉一一回答，說了許多話，直到夜半方安歇了。

次日，見金紹家院舍雖無賁府之高廳廣宇，倒也齊整嚴緊，心中也覺歡喜。又聞金公家離此不遠，欲往探訪，問德清時，德清道：「聽說舅舅進京去了，大舅母又為爐姑娘之故疾，帶往湯泉沐浴去了。家中只有二舅母、母女二人。琴姑娘已有了人家兒，聽說今年秋天便要娶過去，所以如今正忙著針線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多不順心的話，大為掃興。但因舅父家，不可不往。

至金府來時，真個是靜悄悄的。門子傳報後，顧氏命璞玉入內相見了，問候了家中安好，設宴款待。璞玉因不見琴自歌，問：「姐姐身上可好？」顧氏遂吩咐丫頭們：「傳於你們姑娘：外甥哥兒來了，要見見。」丫頭們去了半日方回來道：「姑娘說：問兄弟好，如今身上不好，不能相見，如果必欲見時，明日再說。」顧氏笑道：「女孩兒家性子，一有了人家兒，不論甚麼人，都羞於著面。哥兒不知道，琴丫頭有了人家，今年秋天人家就要娶過去，所以你舅舅辦嫁妝去了，不然你這次也可見著他了。你今日且住在這裡，明日見了你姐姐再去。」璞玉答應了。

口內雖問著琴自歌的人家兒及金公回來前日子，不知何故，心中只覺悶悶的，飯後在外書房安歇了。一夜盤算著琴自歌未見之故，又想起他扇子上所題之詩。自思：「琴姐姐怨恨我自然是不淺的，只是你那裡知道，我自己不得張主的原故呢。」輾轉心酸，直至天明，不曾合眼。也不知枕上流了多少淚。

次日早起，梳洗已畢，進內來時，顧氏正誦早經。因此命丫頭們領璞玉到他姐姐屋裡暫坐。這正合了璞玉之意。走進琴自歌所住的院內來，只見花木蘊蔥，三間繡房，雖未畫棟雕樑，建造得也盡精巧。璞玉方上台階時，瑞虹迎了出來，打起門簾子，請入外間，笑道：「大爺這裡暫坐，姑娘還未梳洗完呢。」璞玉便坐在東邊炕上，周覽那房中陳設修飾。等了半日，忽一小丫頭掀起內間內簾道：「姑娘出來了。」只覺一陣香氣撲鼻，琴自歌扶著憑窗冉冉而出。但見：

裁就名花容顏，綾裹細柳體態，看紅麝白玉奇柔潤，又正是燕飛鶯翔時，雲鬢烏色連雲水，眉端青黛透眉杪，裊裊婷婷非但難畫，便是身影亦嫵媚。

璞玉未見琴自歌已兩年有餘，常言道：「三日不見，拭目相看。」似比先時更覺光豔照人了，見而大驚。二人相見施禮畢，璞玉道：「兄弟不知進退，使大姐姐忙了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我梳洗煩慢，以致貴客多候了。」二人遂分賓主而坐。璞玉道：「兄弟那年未得親錢姐姐，別後實是悔恨不及，更兼每當想起姐姐深思厚愛，使我五臟幾乎都碎了。今又幸得一見，願得終日相聚。只恐磚列玉側，有污姐姐光顏。」說著不覺流下淚彩。琴自歌也滿眼淚水，勉強笑道：「我們乃是至親骨肉，兄弟何出此言。縱早晚相聚，也非他人，只是似我草芥之身，比之與玉，未免過譽了。」璞玉道：「此正所謂『白玉不自知其潔，楠木不自知其香』了。」

琴自歌笑著說道：「請入裡間拜茶。」遂讓璞玉到內間坐了。一時丫頭們備上茶果來，璞玉一面吃茶，一面抬頭見牆上掛一紫竹洞簫，便笑問：「素知姐姐善琴，原來也善於簫。」琴自歌道：「不過閒著胡亂吹吹罷了，那裡會這個。」璞玉將起去將那簫取下來看時，只見單絲係著一個瓷環在上面，璞玉道：「姐姐如何不係個玉環，倒係了這個？」琴自歌道：「金玉之物，豈可多得，我那裡有。」璞玉無意的說道：「不是還有我小時候給的那個玉環嗎？」琴自歌點頭微微一笑道：「自古以來，人偏戴個玉環，竟不知何意？」璞玉道：「據聞：玉乃取其潔，環乃尚其終始如一也。」琴自歌又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因我愚昧，你雖將他給了我，我卻未解其意，幸賴愚鈍，未改終始。」璞玉聽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縱有滿腹言語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只長歎了一聲，低下了頭，只顧說那簫好。方欲吹時，琴自歌又讓茶，璞玉笑道：「姐姐這簫賞了我罷。」琴自歌道：「這也無甚可取之處，不過中心空空而已。兄弟若要，明日奉送。」